

前 言

本书系根据吴世昌先生在一些词书上的眉批、夹注及片断手稿、信件等整理而成。

吴世昌先生(1908~1986)字子臧,浙江海宁人。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文系。1935年毕业于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,获文学硕士学位。学生时期即不断发表学术论文,为国内外学人所瞩目。抗日战争时期,曾先后执教于西北联合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国立湖南师范学院、国立桂林师范学院、中央大学等校。1947年应牛津大学之聘赴英讲学,任该校高级讲师兼导师,被举为该校东方部学部委员、牛津和剑桥两大学博士学位考试委员。1962年回国,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,兼任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,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。先生一生治学范围甚广,正如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于1936年在《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》中所赞:“文、史无所不通。”先生为学,好穷根究底,发前人所未见,抉微钩沉,辟新蹊以通幽,不拜倒在权威脚下,不迷惑于人云亦云。先生曾说:“平生为文,如无创见确解,决不下笔。”人云亦云,取之伤廉,再加传布,徒以欺人,二者皆丧德。这不是说我的每句话是真理,这当然不可能。但如有错误,人所共见,也不难改正,有过则改,决不文过饰非,护短自欺。”他还曾写道:“虽尊师说,更爱真理,不立学派,但开学风。”这可谓做是先生一生治学的自况。

在词学方面,先生更有许多独到的见解。例如关于宋词分派,一般都认为有以苏轼为首的豪放派。先生经过反复研究,提出“北宋没有豪放派”的看法。他从词的起源,论述词这一文学体裁的最初特征、作用,又具体分析了东坡词及北宋时的词风,认为苏轼是给词增

加了一些新的内容，用词这一体裁来言志，但并没有改变当时的词风；苏词有千姿百态，三百余篇词中绝大多数还是不洗绮香泽的“婉约词”，称得上“豪放词”的不过十来首。苏轼的经历也不像辛弃疾，没有“壮岁旌旗拥万夫”顶多也只是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他的思想又多受陶渊明及佛、道的影响，也很难统称之为“豪放”。所以，“苏辛有词，豪放无派，豪放有词，苏辛无派”。先生主张对苏词要作实事求是的分析，不要用一个“豪放派”的标签把苏词的研究简单化。这个论点，在国内及日本词学界曾引起热烈讨论，促进了词学研究活动。

又如晚清词论家所标榜的“寄托说”，先生也是痛加驳斥。他认为这种论点牵强附会，主观推论，以求微言大义，给词学研究带来了很不好的风气。针对谭献的“作者之用心未必然，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”的说法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“随心所欲，教人造谣，欺人太甚。实乃对真理的嘲弄、良知的奸污”。他更进一步揭穿民初一些词论家竟尚比兴寄托之说，其故有三：一为遮其冶游狎妓之羞；二为遮其不学无知之羞；三为掩护其怀念清帝，妄冀复辟之逆说。当然，对一些确有寓意，表现手法很好的寄托诗，他也是细心发掘的。例如刘后村的《卜算子》、《昭君怨·牡丹》，他赞为“此真寄托之上乘”；白雨斋爱谈寄托而不见此二首，真有眼无珠也。”

再如关于作词，先生主张：“说真话，说得明白自然，切实诚恳。”“凡是真话，深固可贵，浅亦可喜，凡是游词遁词，皆是假话。”他还提出，词之佳者，要能“即景传情，缘景述事，就事造境，随境遣怀”。对于某些人故作吞吐晦涩之词，他是不赞成的。他说：“词必须作得读者能解，若不可解，即文字有病或未达意。”有人以为填词要避俗求雅，先生以为：“大家不避俗，若刻意求雅，则雅得太俗矣。”

对各家的词话、词选，先生都有所评价，不因为是权威而随声附和。如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，他亦有所批评。对名家名作，他也不一味叫好。他指出苏轼的《水龙吟·杨花》拟人太过，辛弃疾的《贺新郎·送茂嘉十二弟》用典不妥，尽管这两首词都是各家常选的名作。先生以为：“前人读词，每赏其声情俱茂，而不问其内容，一味赞扬，似乎大家决无败笔，殊不然也。”另一方面，先生还对许多词作了进一步的深

解或与众不同的新解，表现出他深厚的学力和精辟的创见。对于近年来印行的词论、词选等书，他曾提出：不要机械地规定每人选几首，要认真地看作品内容，以定选多少；不可世故地看某一作者是否出名或大官，要诚实地看作品水平以定取舍多寡；不要因见某人印有“诗集”“词集”不好意思不选，如作品低劣，即有十本集子也不要选一首。对近年所出词论、词选，他曾举出一些作家、作品作为衡量的参考。其中有：如何看流行的东坡故事（如讥少游“一个人骑马门前过”）对苏词《卜算子》（“缺月挂疏桐”）《蝶恋花》（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）如何理解 如何评价东坡和章词《咏杨花》 如何认识东坡对柳永词的评价？如何看待“饮井水处皆咏柳词”？对晏几道如何评价，选小山词几首 有否选清真《少年游》（“朝云漠漠散轻丝”）如何评价？对清真其他词如何评价？如何评价李清照之《凤凰台上忆吹箫》（“香冷金猊”）如何理解辛弃疾之《念奴娇》（“野棠花落”）如何解决白石《长亭怨慢》（“渐吹尽”）之韵脚 对梅溪是否只选两首咏物词——《春雨》、《双双燕》 有否选《寿楼春》（“裁春衫寻芳”）是否选梦窗《唐多令》（“何处合成愁”）有否选《绛都春》 等等。由此也可看出先生对词学的独到见解。

先生生前 曾打算写一部《罗音室词话》 但没来得及动手便遽然病逝。可以想见 这些宝贵的眉批、夹注、草稿就是写《词话》的基础。现将它们整理编排，分为五卷：卷一为词论，内容包括综论词的源流发展、作词要领、评词标准 及对部分词语、词集的评价 卷二至卷五分论唐五代、两宋、金元明清的词人词作 共涉及一百六七十人 作品六百余篇。附录收入了对诗的部分论述。这些文字写于不同时期，有的批在书眉行间，有的见于笔记散页，除少数摘自信札或残稿外，大都是读书时信笔写下 即兴而发 冲口便出 或说理论争 或调侃戏谑，或钩沉发微追根求底，或针砭时俗借题发挥，也有只下断语而未作任何说明者。行文有文有白，口吻时庄时谐。有些批语是只就一枝一叶而言，并不一定是全面的准确的评价。在一些书上，他赞赏时只加圈点，反对时才写批语，这样照录下来难免给人以批评多而首肯少的印象。须知这些文字，原本只是为自己研究撰文时积累资料，正

式发表时必将有许多补正。这点希望读者理解。我们在整理时只能略加综合，对明显的笔误作些改正，并适当引入了所针对的原文。少数批语，我们在理解上还缺乏把握，只好割舍不录。由于自己学识浅陋，免不了有许多错误的地方，希望能得到了解先生的方家们的批评指正。

吴令华

1988 年春于北京

卷一 词论

1

词,又称“诗余”。“余”者,孔子所谓“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”之“余”,今称“业余”亦犹此义。唐人赴试应制皆须作诗,而真实性情不能于焉表现,则退而自以民间乐府歌词以抒其情,故曰“诗余”。故“诗余”多吟咏性情之作也。南宋文人习于填词,则以论事感时之作写入词中。凡此题材本应入诗,故当时人以为苏轼^①以诗人词也。

2

唐刘宾客^②《董氏武陵集纪》：“兵兴已还，右武尚功。公卿大夫以忧济为任，不暇器人于文什之间。故其风衰息。乐府协律，不能足新词以度曲。夜讽之职，寂寥无纪。”蕙风^③录此语后曰：“‘夜讽’字甚新，殆即新词度曲之谓。”^④按：“夜讽”，即“夜诵”；“讽”，“诵”同义。“夜诵”见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：“至武帝……乃立乐府，采诗夜诵，有赵、代、秦、楚之讴。”二字不新，亦非“寂寥无纪”也。

① 苏轼(1037~1101)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。词有《东坡乐府》。

② 刘禹锡(772~842)字梦得,世称刘宾客。有《刘梦得集》。

③ 况周颐(1859~1926)原名周仪,字蕙风,号蕙风,近代词论家,有《蕙风词》、《蕙风词话》。

④ 《蕙风词话》卷四第三九则。

3

《白雨斋词话》^① 曰：“词中如《西江月》、《一翦梅》、《钗头凤》、《江城梅花引》等调，或病纤巧，或类曲唱，最不易工，难得大雅。善为词者，此类以不填为贵。”^② 此真经验之谈。然曰“或类曲唱”，则于词史全不了解。词本起源于曲，正是古曲，何必“类”乎？

4

古代民歌诗十五国风为北方之歌，楚辞为南方之歌。汉魏六朝亦可分为南北。子夜吴歌、前溪、西洲等曲属南方，敕勒、企喻歌等属北方。以晚唐五代曲子词而论，则“花间”为南方，包括西蜀之歌，敦煌曲子为北方之歌。降之近世，南方之昆曲大异北方之戏，南方之弹词、滩簧区别于北方之鼓词。故词之起源，必兼溯两者。

5

皇甫松^③ 《采莲子》：“菡萏香连十顷波，举棹小姑贪嬉采莲迟（年少），晚来弄水船头湿，举棹更脱红裙裹鸭儿（年少），”船动湖光滟滟秋，举棹贪看年少信船流（年少），无端隔水抛莲子（举棹），遥被人知半日羞（年少），”此用两首七绝组成之采莲歌，如将每句末小字去掉，即唐人七绝。盖唱此词时一人先唱一句，众齐唱衬字（举棹、年少），此例可说明词在晚唐早期发展之程序。又“莲子”谐“怜子”，即“爱你”。

① 陈廷焯著。陈廷焯（1853~ 1892），字亦峰，近代词论家。

② 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七第三〇则。

③ 皇甫松，一作嵩，字子奇，皇甫湜之子。晚唐时人。《花间集》录其词十二首。

6

词乃是先有音乐调子，然后按调做长短句，不是做了长短句，然后又把它“音乐化了”。先得新腔，然后按腔作歌。

7

小山《采桑子》^①：“双螺未学同心绾……长倚昭华笛里声。”则倚声本指唱词，非谓填词。填词亦称倚声，乃仿歌女之称，其起源较晚矣。

8

《花庵词选》^②晁次膺^③名下注：“宣和间充大成（晟）府协律郎，与万俟雅言^④齐名，按月律进词。”可见宋时每月有规定音律，大晟府官吏须按律每月进词。

9

《蕙风词话》续篇卷一第十四则记“日本贞亨初（当中国康熙初）所刻《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》（吾国西颢陈元靓编辑 卷八《音乐举要》有管色指法谱字与白石^⑤所记政同。”此资料重要。

① 晏几道《采桑子》：“双螺未学同心绾，已占歌名。月白风清。长倚昭华笛里声。知音敲尽朱颜改，寂寞时情。一曲离亭。借与青楼忍泪听。”晏几道，字叔原，号小山，晏殊幼子。北宋时人。有《小山词》。

② 宋人黄昇编选。黄昇，字叔旸，号玉林，又号花庵词客，南宋时人。

③ 晁端礼（1046～1113）字次膺。有《闲适集》不传 今传有《闲斋琴趣外篇》六卷。万俟咏，字雅言。北宋时人。有《大声集》，不传。

⑤ 姜夔（约 1155～约 1221），字尧章，号白石道人。有《白石道人歌曲》。

10

止庵曰：“《花间》极有浑厚气象。”^①余以为《花间》^②只是言之有物，无他奥秘。

11

复堂^③以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^④为“繁猥”^⑤，非妄语即无识也。

12

亦峰评《浣雪词》^⑥：刻翠裁红，务求新颖。“总不免染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陋习。”^⑦余谓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不陋，陋人见之曰“陋”。若论词而以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为陋，是数典骂祖。作词不宗《花间》，更何所宗？北宋词人，舍《花间》又何所据乎？按此亦峰故作矫情之语，以自鸣清高。若真陋《花间》，便不应作词论词。修辞贵立诚，亦峰作遁词，伪矣哉！

① 见周济著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第八则。周济（1781～1839），字保绪，一字介存，晚号止庵。清词论家有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、《词辨》、《宋四家词选》、《味隽斋词》等。

② 五代赵崇祚编《花间集》，是最早的一部词总集。详见《花间集简论》（《词学论丛》卷 1）。

③ 谭献（1832～1901），原名廷献，字仲修，号复堂。同光间词学家。有《复堂类稿》、《复堂词》、《复堂词话》等。又选清人词编为《篋中词》。

④ 《草堂诗余》，为南宋时书坊所编词集，供艺人说话时参考用。

⑤ 《复堂词话》第三九则：“四水潜夫填词名家，善别择，非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之繁猥。”

⑥ 毛际可词集。毛字会侯，号鹤舫，清初人。

⑦ 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三第三三则。

13

静安^①论词曰：“词之最工者，实推后主^②、正中^③、永叔^④、少游^⑤、美成^⑥而后此南宋诸公不与焉。”^⑦此语自是卓识，但不能排除温^⑧、韦^⑨及《花间》诸大作家，否则数典忘祖矣。

14

或以为《花间》在思想、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存在严重的缺陷。则不但思想内容，连艺术形式也有严重缺点？又称南唐冯延巳、李煜在艺术上努力摆脱《花间》的影响，北宋的词直接继承了南唐词云云。如此说来，北宋词与《花间》无关，还是间接继承？

15

刘熙载^⑩谓词“至东坡始能复古。后世论词者，或转以东坡为变调，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。”^⑪此论妄极。在北宋而言复古，只

① 王国维（1877～1927）字静安，一字伯隅，号观堂。词著有《人间词话》、《人间词》、《观堂长短句》等。

② 李煜（937～978）字重光，史称南唐后主。词存后人刻《南唐二主词》。

③ 冯延巳（903～960），一名延嗣，字正中。宋人辑有《阳春集》。

④ 欧阳修（1007～1072）字永叔，号醉翁，晚号六一居士。词有《六一词》。

⑤ 秦观（1049～1100）字少游，太虚，号淮海居士。词有《淮海词》。

⑥ 周邦彦（1057～1121）字美成，晚号清真居士。词有《片玉集》，另有《清真集》。

⑦ 《人间词话》删稿第三九则。

⑧ 沮庭筠（812？～866？）本名岐，字飞卿。词有《握兰集》、《金荃集》，不传。今有王国维辑《金荃词》一卷。

⑨ 韦庄（约836～910）字端己，有《浣花集》。

⑩ 刘熙载（1813～1881）字伯简，号融斋，晚号寤崖子。著有《艺概》等。

⑪ 《东坡乐府笺》引。

有复到晚唐五代去 即复到《花间》、《尊前》^① 作风。以晚唐五代为变调，是以祖先肖子孙，不是子孙肖祖先之类也。

16

亦峰曰：“北宋去温、韦未远，时见古意，至南宋则变态极焉。变态既极，则能事已毕，遂令后之为词者，不得不刻意求奇，以至每况愈下，盖有由也。”^② 然则救之之道，岂不在上溯《花间》、北宋，以返淳真？

17

亦峰曰：“北宋词，沿五代之旧，才力较工，古意渐远。晏^③ 欧^④ 著名一时，然并无甚强人意处，即以艳体论，亦非高境。”^⑤ 按北宋词多为“艳体”，何谓“即以艳体论”？艳体以外，尚有若干可论之体，既钻入“沉郁”^⑥ 之牛角尖，则角外天地自然不见矣。

18

《白雨斋词话》记蔡伯世语：“子瞻辞胜乎情，耆卿^⑦ 情胜乎辞，辞情相称者，唯少游而已。”并评曰：“此论陋极。东坡之词，纯以情

① 《尊前集》唐五代词选集，供宴席歌唱之用，故名“尊前”。

② 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三第一九则。

晏殊（991～1055）字同叔，有《珠玉词》。

④ 即欧阳修。

⑤ 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一第二三则。

⑥ 参见本卷第44—46则。

⑦ 柳永（约987～1053），字耆卿，原名三变，排行第七，也称柳七，官至屯田员外郎，又称柳屯田。有《乐章集》。

胜，情之至者词亦至，只是情得其正，不似耆卿之喁喁儿女私情耳。”^①按伯世所谓情，正是儿女之情。误解其意，斥为鄙妄，非也。

19

白雨斋论清初词人，曰：“综论群公，其病有二：一则板袭南宋面目”；一则专习北宋小令，务取浓艳，遂以为晏、欧复生，不知晏、欧已落下乘，取法乎下，弊将何极，况并不如晏、欧耶？”^②以晏、欧为下乘，其论虽偏，其胆却大。

20

把“西昆体”诗^③与婉约词混为一谈是错误的。北宋词中有新血液，西昆则无，所以欧阳修词是婉约的，而诗文则反西昆。

21

北宋各人的词，乃至各人与五代、南唐之词互相渗透。其渗透程度或多或少，或深或浅，如欲互相区别，殆不可能。即单独提出一人，指其某词近某人之某调，是矣，然未必即然。因其可以从第三者间接渗透过来也。如南宋词亦可证其从北宋乃至五代渗透过来。词之

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一第三三则。

② 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一第一则。

③ 西昆体，北宋初年一种追求辞藻华美、对仗工整的诗体，由杨亿、刘筠、钱惟演等人的《西昆酬唱集》而得名。

亡，不亡于金元明，而亡于南宋，如梦窗^①、玉田^②、碧山^③、草窗^④之作，谁复有此闲情，猜其闷谜、笨谜、恶谜哉！此辈亡国以后，犹恋裙裾之乐，不甘寂寞，则藏其情于晦涩之词，豫其流者则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，余子碌碌则其胡猜可也。若有人问之，则故作高深或忧时之状，以掩其劣迹，呜呼丑矣！

22

或谓温庭筠写过《烧歌》^⑤诗，词却专写艳情，欧阳修的诗和词，迥然不同，柳永的词里决写不进像他的诗《煮海歌》^⑥一类的题材。这正证明，诗和词本是两种体裁，各有所长，正如纱罗不宜填絮，绒布不作夏衣。因而指责词脱离社会现实、缺乏积极思想内容、艺术成就较高是畸形发展等说，这和天主教的“原罪论”差不多。

吴文英（约 1200～约 1260），字君特，号梦窗、觉翁。南宋时人。有“梦窗甲乙丙丁四稿”。

② 张炎（1248～？）字叔夏，号玉田、乐笑翁。有《山中白云词》、《词源》。

王沂孙，字圣与，号碧山、中仙。宋末人。有《花外集》，一名《碧山乐府》。

周密（1232～1308），字公谨，号草窗，又号四水潜夫。有《草窗词》、《蘋洲渔笛谱》。

⑤ 沮庭筠《烧歌》：“起来望南山，山火烧山田。微红久如火，短焰复相连。差差向岩石，冉冉凌青壁。低随回风尽，远照檐茅赤。邻翁能楚言，倚锄欲潜然。自言楚越俗，烧畚作旱田。豆苗虫促促，篱上花当屋。废栈豕归栏，广场鸡啄粟。新年春雨晴，处处赛神声。持钱就人卜，敲瓦隔林鸣。卜得山上卦，归来桑枣下。吹火向白茅，腰镰映赭蔗。风驱槲叶烟，槲树连平山。进星拂露外，飞烬落阶前。仰面呻复嚏，鸦娘咒丰岁。谁知苍翠容，尽入官家税。”

⑥ 柳永《煮海歌》：“煮海之民何所营？妇无蚕织夫无耕。衣食之源太寥落，牢盆煮就汝输征。年年春夏潮盈浦，潮退刮泥成岛屿。风干日曝盐味加，始灌潮波烝成卤。卤浓盐淡未得间，采樵深入无穷山。豹踪虎迹不敢避，朝阳出去夕阳还。船载肩擎未遑歇，投入巨灶炎炎热；晨烧暮烁堆积高，才得波涛变成雪。自从瀕卤至飞霜，无非假贷充餧粮；秤入官中充微值，一缗往往十缗偿。周而复始无休息，官租未了私租逼；驱妻逐子课工程，虽作人形俱菜色。煮海之民何苦辛，安得母富子不贫！本朝一物不失所，愿广皇仁到海滨。甲兵净洗征输辍，君有余财罢盐铁。太平相业尔唯盐，化作夏商周时节。”

23

《弇州山人词评》^① 曰：“温飞卿所作词曰《金荃集》唐人词有集曰《兰畹》盖取其香而弱也。”兰畹”乃用《离骚》^②。王氏胡说，强作解人。而有人据此，以“香而弱”为婉约词传统，亦甚不确。

24

或以为“婉约”乃指唐末五代以来脱离现实斗争专务婉丽的传统词风，或谓婉约派词人所写多是儿女私情或个人哀怨，缺乏社会意义。如此说来，听歌也要歌女斗争？歌女不斗争，就脱离现实生活？其实，写个人哀怨，即是一种社会内容。

25

词之形式“豪放”“婉约”乃由题材决定，非欲故意创某派、某风，如写猎词岂能用闺房声？同一送别，与朋友相别和与歌女相别即大不相同，与家属相别更不同。丛碧谓：“‘晓风残月’^③与‘大江东去’^④要在咏题与选调耳。”^⑤是也。

王世贞著。王世贞（1526～1590），字元美，号弇州山人。有《弇州山人四部稿》、《续稿》等。

② 《离骚》：“余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。畦留夷与揭车兮，杂杜衡与芳芷。”

③ 柳永《雨霖铃》。见卷三第7则注。

苏轼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：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，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崩云，惊涛裂岸，卷起千堆雪、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，了雄姿英发。羽扇纶巾，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。人间如梦，一尊还酹江月。”又“小乔初嫁”一句断句见卷三第61则。

⑤ 《词学》第一辑74页。丛碧，即张伯驹。

26

榆生曰：“北宋末、南宋初期 所有诗人志士 于丧乱流离中 往往藉这个长短句歌词来发抒爱国思想，以及种种悲愤激越的壮烈怀抱”云云。^①可见豪放悲凉作风乃时势逼成，非某人特殊作风也。介存谓稼轩^②“敛雄心，抗高调，变温婉，成悲凉”^③悲凉亦异乎豪放 仍保有温婉于小令之中。

27

北宋无豪放派，只有少数豪放词。东坡三百四十多首词中，有十首豪放词吗？向子諲^④南宋时做的可称“豪放”，北宋时做的“江北旧词”全是绮语。可见“豪放”与“婉约”主要是时代决定 不纯是个人作风。南宋辛、刘、陈^⑤诸人所作 因亡国的愤慨而发为“豪放”至南宋亡国时，则只有张玉田、王沂孙的颓废派了。

28

风景千古常在 常如斯夫 与诗人身世感慨无关 与词之“豪放”“婉约”更无关 如有感触 寄情山水 亦非豪放。

① 《东坡乐府笺》序论。

② 辛弃疾（1140～1207）字幼安，号稼轩。有《稼轩词》。

③ 《介存斋论词杂著》12页。

④ 向子諲（1085～1152），字伯恭，自号芗林居士。有《酒边词》，分为“江南新词”与“江北旧词”。

⑤ 刘过（1154～1206）字改之，号龙洲道人。有《龙洲集》、《龙洲词》。

⑥ 陈亮（1143～1194）字同甫，人称龙川先生。有《龙川文集》、《龙川词》。

29

写景不是豪放，发牢骚不是豪放，感慨不是豪放（广武之叹不是豪放），送客惜别不是豪放，云愁雨恨不是豪放，夸张自负不是豪放，大言炎炎不是豪放，“老子从前比你阔，你算老几”不是豪放；想当年老子抽三炮台……”不是豪放。……吕恰慈^①认为：用现成词语，不求甚解，不问原意，只是存储反应。随手牵来配上，其实不切作者原意。这些存储反应，无文学批评的价值。试问何为“豪放”？何为“婉约”？后者尚可引《玉台》之序^②以为解释，至“豪放”二字，实毫无意义。

30

对词的大家来说，不但一个人作品丰富多彩，甚至一首词中也是如此。所以，没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一首词可以用派别名称来概括的。“大江东去”是豪放吗？除了写实的自然风物外，古人（周瑜）讨个漂亮的老婆（小乔）东坡也要发思古之幽情，这也是豪放，也是“一洗绮罗香泽之态”^③吗？

31

词本为抒情或应歌之作，至东坡而渐用以言志。此风经南宋而大畅，辛词遂以言志为主要内容。如果说“一洗绮罗香泽之态”指某一首词，也许可以这样说。但决不是“一洗”他的全部词作，更不是“一洗”当时的词坛。东坡不曾改变北宋一般词风，连他最接近的词

① 吕恰慈 (I. A. Richards 1893~1979)，英国文艺理论家。

② 徐陵《玉台新咏》序：“阅诗敦礼，岂东邻之自媒；婉约风流，异西施之被教。”

③ 宋人胡寅《题酒边词》中语，见本卷第 111 则。

友秦少游的作品也没改变。但他增加了一些“绮罗香泽”以外的东西，用“词”这个工具大量言志。后人见言志之作，非为女子而作，遂以为“一洗绮罗香泽”（然其作品中为女子作者仍为绝大多数）。且亦有后继之人，此后继者即被视为“豪放派”，但所言之志不必即为“豪放”，可以旷达，可以悲愤，可以哀怨，亦可以沉痛，何必皆为豪放？《三百篇》^①中亦间有此类作品，岂《三百篇》亦有豪放派？屈原怨悱，宋玉悲秋，但从无人目为豪放派，为什么在宋词中忽然跑出一个豪放派来？所以：苏辛有词，豪放无派；豪放有词，苏辛无派。

32

今世之论词者，多称东坡、稼轩为豪放词派，其他北宋词家为婉约派，不知何所据而云然。东坡《蝶恋花》云：“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？”何其哀怨委曲，真婉约之词。盖此本屈子《离骚》之语，而世之注苏词者或指为淮南小山“王孙芳草”^②之言。又如稼轩《贺新郎》云：“啼到春归无寻处，苦恨芳菲都歇。”又何其萧杀乃尔，但此联亦仍是用屈原之意：“恐鸬鹚之先鸣兮，使夫百草为之不芳。”^③苏、辛之“豪放”固如是乎，而号称“婉约”之《珠玉词》^④《玉楼春》^⑤之独有“芳菲次第长相续”、“莫为伤春眉黛蹙”之句，乘时转移，绝无愁绪。彼之所谓“豪放”、“婉约”者，不亦可以已乎？

指《诗经》。

② 汉淮南小山《招隐士》：“王孙游兮不归，春草生兮萋萋。”

③ 见《离骚》。

晏殊词集。此处疑系笔误。

⑤ 《玉楼春》：“雪云乍变春云簇，渐觉年华堪送目。北枝梅蕊犯寒开，南浦波纹如酒绿。芳菲次第还相续。不奈情多无处足。尊前百计得春归，莫为伤春歌黛蹙。”《全宋词》作欧阳修词，别又作冯延巳词，见《阳春集》补遗。作者上引文字同《阳春集》。

33

世称东坡、稼轩为豪放词派，然东坡乐府三百四十首中豪放之作如“大江东去”、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^①、“明月几时有”^②不过三五首耳，他的词多属于所谓“婉约”一派。^③ 不见三百多首婉约缠绵哀感温馨之作，而但举其三数粗豪之作，而斤斤辩论曰东坡为豪放之主，真自欺欺人之谈。且东坡才高而宦途蹭蹬，郁塞牢骚之气远胜于豪放，不若稼轩少年时即率军转战南北，归顺南宋，“壮岁旌旗拥万夫”^④，乃是实事。若东坡作此语则虚夸可嗤矣。稼轩又云：“却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。”此种感慨，又岂东坡所能梦见哉！

34

凡强分宋词为“豪放”、“婉约”两派者，乃欲放婉约之“郑声”，定宋词于“豪放”之一尊耳。无奈北宋无此豪放一派耳。

见卷三第 65 则。

② 《水调歌头》（丙辰中秋，欢饮达旦，大醉，作此篇，兼怀子由）：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

据作者对《东坡乐府笺》三百余首词内容大体分类：以咏妓、赠妓、酬人妾、赠姬妾、闺情、闺怨、绮怀最多，约六十余首。行旅、感旧、怀人及送别、留别其次，各三十多首。气候、令节及应酬、宴饮再次之，各亦三十余首。咏物（绝大部分为咏花）约三十首。游览及咏景各十多首。游仙、求仙词约十首。其他如纪梦（包括绮梦）、说理、达观、述怀、希望、告老隐退、咏病、社会风俗、谈禅、调侃、文字游戏、集句等各三、四、五、六首不等。

辛弃疾《鹧鸪天》（有客慨然谈功名，因追念少年时事，戏作）：“壮岁旌旗拥万夫。锦襦突骑渡江初。燕兵夜娖银胡觮，汉箭朝飞金仆姑。追往事，叹今吾。春风不染白髭须。却将万字平戎策，换得东家种树书。”